

MONEY, A MEMOIR



金钱记录

—女性的情感和金钱之路

【美】丽斯·佩尔莉 著
杨述伊 译

从出生到18岁，女人要有好父母；
从18岁到35岁，女人要有好容貌；
从35岁到55岁，女人要有好个性；
从55岁往后，女人要有好多钱。我正在存我的钱。

——索菲·塔克(Sophie Tucker)

一份坦率、深刻的私人记录，记述了女性为要求归还财政自由与情感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谢丽尔·理查森(Cheryl Richardson),
著有《善待自己》(Take Time for Your Life)

东方出版社

MONEY, A MEMOIR

金錢
记录

—女性的情感和金钱之路

東方出版社

策 划:杨松岩
责任编辑:张双子
特约编辑:李 磊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钱记录——女性的情感和金钱之路/(美)丽斯·佩尔莉 著
杨述伊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60-3591-0

I. 金… II. ①佩…②杨… III. 女性-人间交往-经济社会学
IV. C912.1 F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5155 号

Copyright © 2006 by Liz Perl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rthur Pine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9-4248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 Liz Perle 授权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金 钱 记 录

JINQIAN JILU

——女性的情感和金钱之路

(美)丽斯·佩尔莉 著 杨述伊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3591-0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言

金钱,回忆录

当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最好数一数我还有多少钱。在机场我一直忙着跟我四岁的儿子拌嘴,同麻木、焦虑和悲伤交织的情绪挣扎,压根儿没时间去数钱。当时我检查了自己的行李——一箱子玩具和一个装满夏天衣物的手提箱,我转过身,看到我的丈夫跪在儿子身旁,两个人都是泪流满面。我和我儿子就要离开新加坡,我们五个星期之前刚刚从纽约来到这儿跟我丈夫会合,当时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六个星期,可是当我们到达之后,他却改了主意,后悔跟我结婚了。

在我到达后的第一周,我们流着眼泪进行了一番谈话,他对我说:“你还是回美国吧。”

我对他说这太残忍,因为当初打算要在亚洲生活三年,我已经把公寓卖掉了。

“回去吧,求求你。”他再次说道。

四个星期后,我终于对拯救我们的婚姻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我站在新加坡航班的柜台旁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在行色匆匆地赶往某个目的

地或是离开某个人。我难以集中注意力，弄不清楚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一只手紧紧抓着两份护照，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纸钞，那是我从厚厚的一摞钞票里抽出来的。我把这些钱胡乱地塞进衣兜，拉着儿子，在我丈夫面前停住了脚步。我们拥抱？亲吻？我们的身体没法儿说再见。我嘟囔着说等到了我在旧金山的朋友苏那里之后会给他打电话，牵着满脸困惑的儿子，走向了登机的舷梯。

那是 15 张 100 美元的钞票。

我刚刚失去了我的婚姻和家庭，我的口袋里有 1500 美元。

这本书的主题是金钱，所以我不打算在婚姻破裂的这部分花费太多的笔墨。只要说当我在返回美国的途中，位于关岛上空三万五千英尺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并不是金钱就够了。但是抛开心碎不谈，我确实有几样需要操心的事情：我的旅伴是一个四岁大的孩子，我失业了，没有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可去，而我所拥有的所有的家庭财产都正装在一个密封的集装箱内，随着一艘大型蒸汽货轮穿过苏伊士运河开往亚洲。

在我的记忆里，我以往一直都生活在担心将会发生像这样的事的慢性焦虑里，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失去经济基础，最终落得个穿着拖鞋，推着购物车，慢吞吞地走在小巷里的下场。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担忧没有任何道理。我出生在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之中，享有作为一名可支配收入俱乐部一员所拥有的全部特权、阅历与选择余地，因此我有极大的可能会最终留在这个阶层之中。（在我头脑比较清楚的时候，我确实知道我丈夫在这场婚姻中过得并不快乐，可他不是个坏人，他不会让我和儿子落到无依无靠的境地。）可是这并不能让我不去担忧，有一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我会失去安定、美好的生活，一头栽进——如果不是贫困的

话——也是一种质量下降到令我无法忍受的生活当中。在我经济独立的这些年头,这些恐惧始终挥之不去,总是以对冲动购物的懊悔出现,在凌晨四点把我惊醒,深信这是走向彻底毁灭的第一步。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最害怕的事情成为了现实。我的婚姻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垮掉了,随之而去的是我的经济安全。毕竟我一直(非常乐意地)把我的经济生活亲手交给了我的丈夫。现在他和我所有的资产都正在以每小时 700 英里的速度后退。

现在很清楚的是:我的婚姻不会回来了。

现在还不清楚的是:我要怎样来负担我自己的生活。

没什么比得上失去了几乎所有一切,才弄明白重要的是什么。

很久以前,我在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暗中与金钱订立了一份契约。我愿意尽我所能来获得金钱——努力工作,找个好男人,但是我不愿意让自己为钱伤神。我只想知道自己会获得经济上的保障就够了。这种故意逃避的行为最终令我付出了代价。为了尽可能逃避自己对金钱的焦虑感,我不顾后果,心甘情愿地把许多权利移交给了任何保证令我在经济上感到安全的人。我大多数时候都不去审视我对金钱的恐惧与矛盾情绪。我回避直面自己对这个话题的矛盾感受,比如我想要拥有金钱以及它赋予的独立,可与此同时又希望某个人会主动献身来照顾我。我将这套极端情绪化并且高度不稳定的感想带入了我所拥有的每一种关系当中,而这些感想也悄悄地伴随并影响了每一种关系——和我父亲、我的工作、我的朋友、我的老板,以及我的丈夫。(我共有两任丈夫,很凑巧的是,他们都叫斯蒂夫。)

不过我对于破产的不明原因的恐惧也带来了一些好处。这些恐惧令我努力工作,驱使我找到了一些很不错的工作,不仅报酬高,还赋予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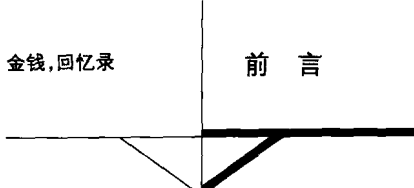
一种认同感、一些自由,以及加强了的良好自我感觉。对未来的焦虑令我往 IRA 账户里存钱,帮助我存了足够的钱来支付一座房子的定金,并且因为生怕父母的罪孽会降临到孩子身上,我向孩子们传递了对金钱的尊重和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事实上,我一直都在自己养活自己,不仅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也是因为我在情感上需要一份体面的收入所确保的自由。

然而,所有这些事情都丝毫不能够减轻我的焦虑。

就像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一样,我的经济偿付能力也是有几个先决条件的。为了把想象中与现实中的债主挡在门外,我时不时会做一些令我自己感觉不是那么舒服的事情。我曾经在应该发言的时候保持沉默,在应该注意的时候保持无知。我曾经忍受不愉快并且有害健康的工作和私人关系。我曾经在糟糕的商业活动和拙劣的管理行为中沉湎一气。

我签下的用一点自我去交换安全保障的契约也已经对我个人产生了副作用——不成熟的叛逆行为的爆发。我不顾后果,不支付账单或是超支。我没有把那些我为了一夜暴富而购买的科技股票换回 IRA 投资组合。我没有平衡支票簿收支,结果要为还回到信用卡里的透支金额支付 18% 的利息。我曾经只是单纯地因为不喜欢而辞职,尽管那份工作的报酬很不错。以上每一种状况都会令我的财务状况出现大幅恶化,如果你就我在人生轨迹上的纯收入画上一幅图表,它看起来肯定会像佐罗的标记。尽管我为自己有失控倾向的财务行为感到窘迫,有时也会很慌张,可是我始终顽固地拒绝剖析自己的行为。相反,我选择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白马王子、梦想的工作、不认识的富有叔叔的遗产或是赢彩票上面。

这种想法即使算不上直截了当地回避现实,也是带有浓重的梦幻色彩。它让我始终和我生命中最基本的部分保持着一种显而易见的若即若



离的关系,当然,更多的是一种逃避。对于跟金钱有关的幻想,我并非没有。我的白日梦可以说非常缺乏想象力,大多数都延续着迪斯尼电影里那种老掉牙的套路,其关键部分就是找到一位可以赶走我所有和金钱有关的烦恼,令我“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的丈夫。然而,尽管我竭尽全力,可直到三十多岁,才终于找到这么一个人。在日益疯狂地寻找一位具有偿付能力的丈夫的过程中,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怀有这样一种隐秘的想法:一旦结了婚,我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安全感。尽管我曾经以及现在都是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但我还是希望自己不必孤身一人,不必被迫去独自打理自己的财产。

我嫁给了我所有约会对象中第一个拥有一套上等西服的人(说实话,他也是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他相貌英俊,富于力量,工作前景光明,而且挣的薪水也比我多。我承认,最后这一点尤其令我心动,哦,没错,他是有点债务,另外有些不动产的价值也被高估了,但是当时对这些和迪斯尼剧本有出入的地方我自动选择了视而不见。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告诉我在路边,他来叫出租车。他是那种自信满满的大男人,靠自己白手起家,在处理金钱和投资方面可以说是得心应手。我终于松了口气。

尽管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过债务,但是我还是迫不及待地交出了手中的经济大权。他喜欢掌管现金,支付账单,投资理财,令收支平衡。这对我来说再好不过。我的个人退休账户里还有点儿钱,401(K)^①计划里大概还多一点儿,还有当初用从外祖母那里继承到的一小笔遗产购买的房屋买卖当中赚到的一些利润。我们都有不错的工作和体面的报酬,他管钱,我花钱,这种模式很适合我,我心满意足地安于家庭生活,再乐意不过

^① 401(K)是美国一种主要的企业养老保险。——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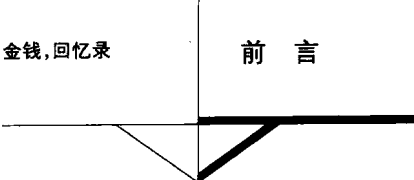
地将我未来的经济保障交付给一个愿意用支付一切费用的方式来表明对我的爱意的人的手上。

可接下来,我的白日梦遭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起初是我失业了一段时间,家庭中的权利平衡迅速被打破,几乎令我们的婚姻面临崩溃,不过在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而薪水甚至更胜从前的时候,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之后我丈夫所在的公司因为准备上市而进行重组,他已经为这家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享有大量股票购买权,如果继续工作下去,那么等到公司上市之后这些股票就会值一大笔钱。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他继续留在这家公司,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去新加坡生活三年。既然当时我已经得到了我所追求的一切,获得了经济保障,还有一个孩子,那么看起来就只有支持我丈夫的事业才算公平,而他的梦想则包括提前退休,打高尔夫球,以及各种各样的消遣活动。

我拼命说服自己,竭力给自己勾画出一幅美妙的冒险之旅。我没有办法获得工作许可证,所以我在新加坡不可能找到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因此我准备读读古典名著,旅旅游,写点东西,来适应全职母亲的生活。我从没有在金钱上依赖过任何人,因此说来我性格中的一部分并不热衷于没完没了地跟别人伸手要钱。但是我当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同时我以为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我相信当旅程结束的时候,我丈夫将有足够的金钱去做他想做的事,而我也将得到安全保障。我心甘情愿地在潮湿的亚热带地区忍受三年的头发卷曲难耐之苦,以此来交换一生的金钱无忧。我丈夫让渡了我们的资金,我们卖掉了房子,在分离六个星期后(他不得不先我和孩子一步出发),我跟儿子打包了一箱玩具,拎着装满了短裤和T恤衫的手提箱,出发来到了新加坡。

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

于是,就在我们来到新加坡仅仅五个星期之后,我又一路颠簸地在暴



风雨中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我已经42岁了,没工作,没家庭,对未来一片迷茫。我当时身上带着几百美元,还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小额的储蓄账户,但是其他几乎所有的一切,就连我随身携带着的联合信用卡都是在我丈夫名下,都处于身在另一半球的他的控制之下。

在这个时候,我蛮可以像斯佳丽·奥哈拉那样,脱下华丽的衣饰,换上粗织布的衣服,把胡萝卜从地里一把拔起,高声宣布:“我再也不会挨饿了!”可这一切都只发生在想象当中。事实上的一切刚好相反。我瘫倒在我的朋友苏的家里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盒面巾纸,一动都不能动,我躺在那里,慢慢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困境。我以往的大部分生活都致力于通过工作和婚姻来寻求经济上的安全,但却轻而易举地将经济大权拱手送给了我的丈夫,于是结果就是发现自己的全部经济保障在几个星期内化为乌有。就这样,我成了自己精心编制的安全网中的漏网之鱼。

在我还没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仍然仰卧在沙发上的时候,有一件事在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清晰:我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跟金钱保持那种模糊暧昧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目前的处境大部分是咎由自取,这就是我为自己对待金钱的怠慢而付出的代价。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作为一名有着二十多年职业生涯的独立女性,却会落得如此境地,只能笨拙地躺在旧金山的一个沙发上,注视着窗外厄尔尼诺带来的雨水肆意 in 陡峭的山丘和灰色的街道上流淌。

从那天开始,我虽不情愿但却开始热切地审视自己与金钱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后,这种审视导致了我对其他几百名女性的访谈。在每次开始进行采访的时候,受访女性总是会先深深地叹口气道:“钱……”在停顿一下之后,她会对我说尽管她不在乎金钱本身的价值,但是她确实在乎金钱所能买到的一切:自由、宁静、身份地位,能让她和家人过上好日子,拥有真正的独立,更不必说还能买到那些漂亮鞋子。我总会问

受访者多少钱才能令她满意？而我通常所得到的都是大同小异的答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钱不够花。”

当谈及“多少”的具体数字的时候，受访者的答案五花八门。有的女性认为十万美元就能够解决她所有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则相信，即使自己拥有一百万美元，也还是无法抹去内心深处的恐惧，甚至只会令这种恐惧感变得更加强烈。有一位女士在我问到要多少钱才能令她感到足够的时候回答说，“足够？‘足够’这种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

无论一位女性的纯收入是多少，她总会敏锐地察觉到自己银行账户的存款余额对她的幸福感的强大影响力。不论有多少实际资产，女人们总是被急剧变化的暴食感和饥饿感所折磨。她们中有些人确实很富有，而其他一些人则只能勉强挤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可是她们所有人都承认，金钱是在她们的情感领域中一块最广袤的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不论在什么时候，这种无知最终都不可能为她们带来可与其程度相匹敌的快乐。

在我跟我的一位朋友艾丽森的谈话中，上述这点表现得尤为显著。艾丽森是位厨师长，三十多岁，惹人喜爱。她正在商谈离婚事宜中的财产分割问题。两年来她丈夫一直在外偷情，而她之所以能够发现这件事，还得从她丈夫给她买了一条极为难看的围巾说起，她去退回这条围巾，结果发现他买了不只一条，而是两条。艾丽森检查了以前的信用卡账单，才发现她丈夫这种诺亚方舟式的成双成对地购买礼物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由此她推测出自己的丈夫还有一个情人。现在，艾丽森感觉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并且出奇愤怒。她拿不定主意，在两种情绪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痛骂她的丈夫，恨不得让他变成穷光蛋，一会儿又满怀负罪感，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太“专横”（她的原话），所以不忍心因为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和弱点让丈夫变得一贫如洗。

艾丽森在孩子的抚养费、夫妻财产分割以及谁来支付教育费用这些

问题上咨询我的意见,希望我帮助她计算育儿的代价,以及要求多少费用来补偿她放弃饭店工作才公平。我当然很愿意为她提供帮助,但是我却没办法令她说出她认为自己每月所需的生活费用的确切数目。

我问她:“你是不知道?还是你不想告诉我?”

她承认道:“我知道,可是我太难为情,说不上口。我需要的钱数和我花费的钱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我挂上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自己的朋友们的经济生活的了解,甚至都远不如对她们的性生活的了解。她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对我讲述她们自己的种种风流韵事,她们的梦想和失落,甚至包括她们的丈夫在身体、道德、精神以及性事上的极微小的弱点,但是我却从不清楚她们每个月的收入和开销。

在我们与金钱的关系中,最棘手的一点就在于我们总是在有关金钱的问题上采取一种对自己、对他人的逃避和不诚实的态度。在跟金钱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完全是自相矛盾,经常模棱两可,而且其遮遮掩掩的态度简直令人恼怒。我们从不询问别人的收入,可是我们却通过“想象”自己的收入和其他人相比的状况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们用“需要”来遮掩欲望,我们从不说自己的收入,更不会透露自己的存款数目。在明知道不应该的时候我们却一定要花,我们不愿意,或者说害怕去要求加薪,觉得讨价还价有失身份。我们常常以一些从不存在的降价销售令我们的丈夫、恋人和朋友惊奇,我们习惯性地把一些小东西,比如一支口红的价格抹去那么几美元,好让自己看起来不会那么缺乏责任感。

不仅如此,我们还创造出一整套充满道德意味的词汇来描述我们对金钱应有的鄙夷:贪婪、吝啬、财迷心窍、暴发户等等,类似的词语可以列出一长串儿,可表示赞同的词语却没有几个:自给自足、独立、大方……白

手起家 and 上进 这些词都是模棱两可。这些形容词反映出我们对于金钱的态度：贪婪、嫉妒、罪恶感，甚至是羞愧。我们认为喜欢钱是一种相当不道德的事情。

我们需要金钱，可又对此感到痛恨不已。我们想要钱，我们喜欢花钱，我们知道承认这些就等于承认我们骨子里是浅薄无知，物质至上的人。我们也许会将自己的渴望谴责为拜金主义，可是一想到要失去已有的生活方式我们立刻就会被吓倒。我们想要得到的总是超出我们的支付能力，结果我们总是处于一种暂时性的困顿状态中。我们受到交替不断的各种潮流的冲击，不是陷入到强迫性购买冲动中，就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入沙中，以为这样就能解决我们经济上的焦虑。

我们可以否认金钱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可是我们又如何解释我们赋予了金钱能够改变我们精神状态的各种超能力？我们已经授予了金钱独一无二的特权，单单金钱就能够令我们感到安全和被爱。我们委曲求全，不可思议地放低身段去接触和取悦那些提供金钱的机构和个人。这么说吧，要是我们在工作中，在跟朋友、丈夫的交往中像对待金钱一样迂回间接、心情矛盾、不诚实、不独立，我们恐怕立刻就会被送去接受心理治疗。

当涉及金钱的时候，我们就被置于恐惧与欲望之间的困境。我们要怎么面对这种金钱焦虑症？对我们中许多人来说，我们对此的反应类似于一种自发的盲目。我们不介意去赚钱，我们不介意掌管自己的财运。我们只是不愿意必须过多地考虑金钱。

这种扭曲的关系，以及其中牵涉到的罪恶感、尴尬、不情愿、逃避，会导致一些严重后果。在我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我听到很多故事，有的像阿曼达，她是一名护士，对于结束她和第一任丈夫为期十年的婚姻感觉很糟糕，结果她一分钱都没要。她的丈夫总是把她的车、她的衣服、她的书还

有她的珠宝借出去,因为他说付钱的是他,所以他才是有权处置这一切的人。阿曼达说自己在金钱上有太多包袱,所以不想面对战争,给自己和他的生活贴上价码。她没有要求赡养费,而是通过参军来支付自己上大学的费用。现在,她是一位单亲妈妈,独自抚养着一对双胞胎,随时都有可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还有的就像南茜,她是一位家庭主妇,住在一所漂亮的房子里,热情待客,每五年就翻修或者重新装饰一遍房屋,可是她已经有十年没有跟丈夫有过性生活。

尽管我遇到的一些女性确实对金钱怀有坦率的态度,并且控制着自己的经济生活,可是其余大部分的人显然不是这样。今年申请破产的女性人数恐怕要比大学毕业的,得心脏病的,或者被确诊患癌症的女性人数还要多。半数以上的退休妇女生活在贫困中。有孩子的家庭中超过75%会延期支付信用卡账单,而且根据哈佛大学的伊丽莎白·沃伦所作的研究,生孩子是直接导致一名女性陷入财政危机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把它们“熬过去”——就像我的朋友卡罗尔在一次早餐时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对我说的——处理一下我们的钱的问题?为什么那些优秀的、明智的女性会承认说一讨论个人家政预算和更大的财政问题她们的目光就会变得呆滞?为什么我们会有过度消费的冲动?为什么对投资理财会故意轻举妄动?为什么没办法去要求得到应得的报酬?为什么我们想要赚钱,同时还要被其他某个人“照顾”?

我确实遇到过牢牢掌握自己经济命脉的女人,通常都是因为一些重大变故,比如说巨额债务、离婚、丧偶,或者疾病。有些人参加研究课程班,有些则买上厚厚的一摞书,这些书告诉她们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制定预算,学习投资,未雨绸缪。这些书保证我们可以从目前支票到支票的生活中摆脱出来,迅速加入到富裕阶层和特权阶层的行列。谁不想成为

百万富翁？

可是对我们中大部分人来说，这些自助类的工具产生的效果事与愿违。再没什么能比去跟那些世界上最富于自律精神、最富有的人去比较我们的银行账户以及开支习惯更令人悲哀的了。这些私人财政书籍看起来常常像是那些吹嘘降低脂肪团的冰淇淋和增加腹部肌肉的仪器的广告和杂志文章的延伸。他们都暗示我们在某些方面不完善，否则我们又怎么会需要他们的产品？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们传递出微妙的讯息，暗示无论我们有什么，无论我们节省了多少，都是不够的。几乎所有我与之交谈过的女性都很容易被这些讯息中暗含的匮乏和危险的潜台词所感染。

当然，有些女性对金钱感到很自在，她们不仅愉快而明智地处理自己的财政事宜，还同时掌管着家庭甚至公司的财政事宜。她们要么从未体验过与金钱的感情联系，要么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在我刚开始我的调查的时候，我曾假定这类女性是比较年轻的，生活在后女性主义的平等时期的一代。确实有些人是这样。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经验和成熟带来了和谐和接纳，而不是时代和出生地。我所发现的与金钱具有最健康的关系的女性具有一种诚实的态度，并且很清楚地知道金钱给她们的生活能够起到的和不能起到的作用。她们已经设法将自己的情感从金钱上卸下，满怀自信地照顾自己的生活。她们能够以对家庭、体重、工作、甚至爱情生活的理解力面对金钱。她们的故事鼓舞了我，可是我得承认，最初我觉得这有点儿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可是在我的调查结束之际，我也开始能够体会到一些她们内心的宁静。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是一本回忆录的缘故，一本金钱回忆录，同时也是一本我与金钱之间嬗变关系的回忆录。因为对我来说，没有比通过公开地展示和讲述其他人的经历更好的方式来审视生活中的各种麻烦与问题；因为所有那些理论和指导书籍不是令我感到惊恐就是令我感到

羞愧,要么,坦白说,就是令我昏昏欲睡;因为我不是那类能够被自助书籍持久改造的人;还有,因为我关注其他女性坦诚地讲述自己在性、性关系、酒精、花销、饮食以及其他任何具有强迫性冲动的行为;因为我发现当我向其他女性坦白自己的恐惧和癖好的时候,她们也会向我倾吐自己的一切。结果表明,当金钱成为话题的时候,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需要得到许可才会开始讨论,因为我们一直受到这样的教导,认为金钱不是一个恰当的谈话主题,而最后,是因为当我在倾听某个人犯了我所犯过的所有错误,其中还有些是我所尚未尝试的时候,我感觉看到了一丝希望。

这并不是一本经济指导类的书籍。就像书中提到的女性一样,我每天都在为钱担忧,并为了获得金钱而努力奋斗。我是从最基本最直观的层面来体会这些忧虑,面对面地观察着支票簿上现金数量的上升和下降。我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是个财政专家或者心理学家,而是因为我涉及很多财政领域。

我曾经富有过,也曾经贫穷过(就像索菲·塔克著名的妙语“有钱更好”),我曾经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曾经嫁过一个富有的男人,也嫁过一个在经济上“更具有挑战性”的男人。多年来我经济稳定,接受过几次直截了当的馈赠。现在,在我临近中年的时候,就在我觉得自己将会有那么一点儿安全感的时候,我还是在靠工资生活,在担心自己是不是为老年生活存够了钱。我是个女人,就像书中提到的所有女性一样,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在情感、精神、肉体和经济上切实获得真正的独立。

因此,我把自己的经历写了下来,心里清楚我是天底下最幸运的女人之一。我享受了高等教育带来的种种好处,有一个支持我的家庭,有绝佳的事业机会。别搞错,我把自己经济上的忧虑看做一种特权。我很清楚,在贫困这个暴君面前,选择的权利是那么苍白无力。就像我访谈过的很

多女性那样,我感到很内疚,因为我已经拥有了这么多,却仍然感到如此焦虑。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鼓励女人们关注一下她们对于金钱所持的这种复杂态度,并且思考一下金钱对于她们的意义。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逐步令自己从恐惧和幻想中解放出来,不再怯于要求获得应得的报酬,不再羞于为退休后的生活准备积蓄,也不再令自己陷入棘手的债务泥潭中。只要我们让情感影响,甚至是控制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永远都有可能成为不健康的、有时甚至是具有毁灭性的关系的牺牲品。除非我们诚实地发掘这些自相矛盾,甚至是令人不快的情绪和行为,我们就会继续生活在这个等式之中:矛盾心理 + 逃避 = 焦虑。我们还会继续成为这些我们将之美化为爱或者需要,而实质上是经济合同的关系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意识或者理解,我们将会继续为了寻求一种难以捉摸的安全感而出卖自身的一部分,将自己锁进一位女士所说的“永无止境地追求更多的道路”。

我经常告诉我的孩子们,幸福的秘诀就在于想要获得你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拥有你想要获得的东西。但是首先我们需要清楚什么才是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渴望的东西里有如此之多的与钱以及钱能够买到的东西有关。也有如此之多的东西与钱无关。如果不区分清楚,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正指望着金钱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买不到的东西。